

方望溪先生全集

九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

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葬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葬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委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

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

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
亂世事暗君困於姦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
夫之勲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漢景帝也宋眞宗
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
遲之又久而後以日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
者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
欲擠之死地而

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
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
忠良暗昧姦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
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

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
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還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
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砥廉隅不能自閔其義心實
由

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罷
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茲編
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

皇上賜謚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
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

聖祖之至德

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
之身未敢爲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
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
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艷于利不怵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
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與賤士
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
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而其流不
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
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

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
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
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
可庶幾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
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
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去不善之
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
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
令上元踰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
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鏊所傳述也謂宋西山
真氏蓋深取焉而自敘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

應嗚呼其信然與孝之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
二公以文儒遭特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
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
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自
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真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
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
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
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
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
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
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
捐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
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驚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
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
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
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
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
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
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
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

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材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

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
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
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
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
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
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
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故也唐之作者眾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
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
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斂然其交友
盡義處眾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
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間端可知矣閒出所爲詩示余卽境以抒指因物以
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冲
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
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其所以爲人忠孝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眾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歆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渭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眾

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
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
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
遠翛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
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眾人有以也夫此與前篇
依傳貴本王本有徐蝶園詩集序前數行卽此文至自
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止下云徐公蝶園方少壯
爲儉人所構罹刑禍毀身家百折不回顛沛勞辱處之
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己被上知遇出秉節鉞入參
帷幄信用體貌班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惟以
過不得聞爲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焉能及此乎聞
出其詩屬予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暨其後無懽愉之
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
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
公之思穎也豈期退休以待老而務自暇逸哉良以居
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德業之弗終耳故吾
序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讀其詩者而

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語意冷淡於徐公亦相稱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司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先生所塗去而改爲彼一首歟鈞衡識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驚奇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間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